

最近讀完了《中國精怪故事》（上下兩冊）。「精怪」指民間傳說中的「物精」「物怪」。書以精怪種類為標準，獸如虎狼、禽如燕雀，植物松竹梅，以及雨、雪等自然現象，枕頭、笄帚等日常用具，皆能成精。此書初版於一九九五年，這次再版保持了內容原貌，裝幀設計更加精緻，配上了與故事一樣民間氣息濃郁的剪紙插圖，二者相得益彰，使讀者更覺親切。



▲車錫倫、孫叔瀛編《中國精怪故事》再版封面。上下兩冊封面各是威風凜凜的門神剪紙。



谷中風

# 最動人的故事 在民間

## ——讀《中國精怪故事》有感

豐富多元

《中國精怪故事》上下兩大冊，既是民間文學的資料書，也適合作為閒來翻翻的「枕邊書」。翻開這本書，才知道人類想像中的精怪故事，多麼豐富。原來，我們生活在一個精怪的世界。不過，這些故事雖講精說怪，卻一點兒也不恐怖，反而很「解壓」。閱讀這些「中國童話」，彷彿看見勞累了一天的老鄉坐在大樹下，抽着旱煙聊着天。又好像回到童年的夏夜，在外婆的故事中進入夢想。書中的文辭都是大白話，貼地且趣味實足，給人滿滿的陪伴感。

有的故事屬於民間的「萬物起源說」。比如《白沙井》、《火晶柿子》、《李三與黃鼠狼拖雞》、《髮髻的來歷》，講的就分別是長沙白沙井、陝西臨潼火晶柿、「黃鼠狼拖雞」和髮髻，這些尋常人家生活中的地名、土產、俗語、用品等的來歷。

精心打磨「多棱寶石」

還有些故事保留了原始粗獷質感，甚至有些暗黑風。流傳於內蒙古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的《松樹姑娘》中，松樹變成姑娘，嫁給了鄆蘇榮，但岳父母看不上姑爺，設計陷害。松樹姑娘「大義滅親」，幫鄆蘇榮劍殺蟒蛇母親，又親自砍死了自己的父親。到夫家後，鄆蘇榮的舅舅識破外甥媳婦是精怪，想用寶網擒拿，又被松樹姑娘以寶劍砍死。最後，松樹姑娘和鄆蘇榮帶着孩子化作了天上的三顆星星。在這個故事裏，松樹姑娘殺死舅舅或屬「正當防衛」，殺死自己父母，卻完全和後世正統觀念相悖。

研究專家劉守華曾把民間故事比作「多棱寶石」，認為它是一種融合多種文化成分的結晶體。閱讀《中國精怪故事》，細察其文化意蘊與正統觀念之間的縫隙，我們正可以看到廟堂與江湖的文化分層、體會不同地域水土孕育的文化差異與一致，從而加深對中華文化豐富性的認識。

越是質樸的文化，生命力、影響力往往越強。中國民間故事的影响力並不囿於中國。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有過報道，日本靜岡縣伊東市某家人想全體自殺，讀了中國苗族民間故事《燈花》後，打消了自殺的念頭。可見，民間故事裏沒有高頭講章，卻給人的生活勇氣。

穿越時空的陪伴

民間故事來自人民，最深切地反映百姓心聲。在虛構的精怪世界背後，是老百姓質樸的情感、鮮明的好惡。中國文化重情感，而恩情是人們最看重的，比如，中國人把夫妻愛情表述為「恩愛」，恩置愛先。快意恩仇、善惡有報，構成了精怪故事的重要母題和基礎邏輯。書中收錄了不少報恩故事，《玉蟾石》是嶗山朝陽洞裏玉蟾報恩，《西施貝》則是海貝報恩。在中國人最樸素的邏輯裏，只要施以恩德，不論對象是動物還是植物，都會得到福報。

民情民心的文化結晶

精怪的世界，無法責以人間常理。在這裏，理性常常退縮到次要的位置，情感才是最重要的。精怪故事裏所寄託的人類情感，主要是親情、友情和愛情。講友情的，如流傳於吉林靖宇縣的《大蠟蝟夾》裏，「大蠟蝟」變成白鬍子老頭，和來自山東的「老李頭」成了朋友，兩人「比親兄弟都熟乎」。更多的則是愛情主題。人們熟知的中國四大民間故事《牛郎織女》、《孟姜女哭長城》、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、《白蛇傳》，無一不關涉愛情。

相比而言，書中這些採自民間的精怪故事，沒有經過文人之筆的錘打，沒那麼精緻，但愛情依然是主旋律。有意思的是，在愛情故事裏，以精怪變形為女子主動追求男子成婚的為多。擔當女主的精怪，可以是動植物，也可以是非生物。《星娘》裏，放牛的小伙就娶了一位來自頭頂星空的「星娘」；《雨水姐姐》中，積德行善的老兩口，也得到玉皇爺的恩典，賜下一位身着綠衣，長着柳葉眉、杏子眼的「雨水姐姐」，做了他們的兒媳婦。而所有幸運的男子大都符合兩個條件：貧窮、善良。

當然，也有精怪變為男子的，比如《樺樹精求親》裏的樺樹精、《灰菜姑爺》裏的灰菜精、《鰲精變個鞋筐》裏的鰲精。不過，當「人怪戀」中的男方為精怪時，獲得圓滿結局的概率比較低，大都以男方消失或死亡、給女方留下一個孩子告終。藝術，是對現實的反映，也是對現實的反抗。這些故事或許正是古代女子地位受抑的「藝術反彈」吧。

書中故事來自中國各地，誕生之處的民風民情各不相同，有些橋段卻十分相似。比如，化作人的精怪，只要皮毛、外殼一被控制，就被摠住命門，任人擺布，死心塌地地成為人妻或人夫。《金鹿的故事》裏的鹿精、《織布格格》裏的喜鵲姑娘，包括流傳更廣的「田螺姑娘」，無一例外。

大眾心理的藝術呈現

民間故事讓人愛看、耐看，除了內容上符合民心之外，還因為在藝術形式上契合百姓的欣賞心理。比如，許多精怪故事都採用了類似「別針換別墅」的環套遞進手法，把故事講得一波三折。《大雁姑娘》中，大雁姑娘嫁給少年為妻，死後埋葬之地長出白楊樹，少年按照喜鵲捎來的話，把樹砍了做成餵羊的水槽，結果羊長得特別肥，黑彝主子燒毀了水槽，少年只撿到一塊沒燒化的木頭，他做了一把梳子，用它梳過的頭髮又黑又亮，禿頭的黑彝婆搶走梳子，一梳，頭髮卻全部掉光，她憤怒地敲碎了梳子，少年只要回了一根梳齒，做成鈎子去釣魚，魚卻多得吃不完。大雁姑娘的善心，在水槽、梳子、魚鈎中薪盡火傳，延綿不絕，令人感動不已。同樣的結構也出現在《蛇郎》。嫁給了蛇精的佩花被姐姐佩玉害死，變作小鳥，小鳥被佩玉打死做成鳥肉粥，潑在後園的楠竹下，楠竹有了粥的滋潤，長得綠油油，佩玉又砍倒楠竹，蛇郎用竹子做成躺椅，佩玉又燒了躺椅，蛇郎搶出一節做了吹火筒，送給了盤三奶，盤三奶從吹火

筒裏吹出了個小蟲子，變成了一個和佩花長得很像的姑娘，和蛇郎再續良緣……這樣的手法，猶如相聲的「三翻四抖」，藝術效果強烈。

書中還有一類故事，數量不算多，但值得關注。它們體現了對權威的想像和調侃。比如，前面提到過的《鰲精變個鞋筐》編排的是宋太祖趙匡胤。河裏老鰲和響水河畔趙小姐好上了。小姐有了身孕，爸媽識破老鰲行蹤，找人打死了老鰲，鰲殼做了趙小姐的鞋筐。趙小姐的娃娃長大後，知道了真相，安葬了鰲殼，得了個好風水，後代當了皇帝，就是趙匡胤。另一個故事《獺貓精和趙匡胤》則說趙是水獺貓的後代，這樣的「家史」比起老鰲祖先也沒光彩到哪儿去。

被調侃的除了皇帝，還有「聖人」。《娶泥胎》的主人公是周公，就是那位孔子一旦夢不見就心裏焦慮的大聖人。故事裏的年輕周公是個浪蕩子，從廟裏搬了泥胎女，對舅舅說是自己媳婦，騙了一筆錢。而泥胎女是火石岡村已經死去的控妮附魂，被周公陽氣所侵，回娘家後再次死去。周公借機又敲詐了岳父母一筆錢。這些情節，離儒家經典裏的聖人相差實在太遠。《白鹿書院的故事》則給朱熹配了個狐狸精為妻，又讓朱熹受蛤蟆精之騙，害死了狐妻，給朱夫子的光輝形象抹上了一絲搞笑的色彩。凡此種種，大概和魯迅先生《談皇帝》一文中說的把菠菜叫作「紅嘴綠鸚哥」的「愚君政策」有異曲同工之妙，體現了來自民間的諷刺和自我解壓。



掃描QR Code上  
大公網瀏覽更多  
讀書資訊